

缠绵旧情

琼瑶 著
新

缠绵旧情

琼瑶新著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(豫)新登字 05 号

中国十大主题小说文库

言情系列

缠绵旧情

琼瑶新著

责任编辑 金木火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山东电子工业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5.5 印张 118 千字

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 册

ISBN7-5348-1090-6/I·496 定价:4.35 元

前 言

美宁——艳美俏丽的主家少妇，面庞俊秀，胴体丰满，胸前那两座高高隆起的双峰，令人销魂，她不谓他人可追，望穿滔滔海河，寻觅旧情影踪。……

美宁到机场来接我，我等了她十五分钟。

她看到我说：“车子挤死了，迟到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我说：“我现在等惯了人。”

我实在已经等惯了，十五分钟算不了什么，我只是没说我打算等十五分钟，便要走了。

她要替我拿箱子，我不给她接手。

她看看我：“你晒黑了很多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开心一点没有？”她问。

我耸耸肩。“无所谓，我还是老样子。”

“那意思是你并没有开心一点？”美宁问：“你应该转弯一下，而且找不到男朋友的，又不是你一个人，我也没男朋友。”

“你是一张白纸。”我说。

她笑了。“你是什么？”

“一个案底累累的犯人。”

“别开玩笑。”她说。

我们推开玻璃窗出去，太阳热得火烧。

“我的天！”我嚷，“一年比一年热了。”

美宁道：“躲在家里不出来好了，没有关系的，我们家里只有三个人。一个佣人，一个我，我哥哥也回来了。”

“你没有告诉我。”我看他一眼。

“没有关系，也许，你们可以做个朋友。”美宁说。

“别开玩笑，我很怕见人。”我说。

“哥哥不算是陌生人。”

“没见过的是陌生人，有陌生人不能休息，你看看我这张脸，是可以见客人的脸吗？”我问美宁。

“如果你笑一笑，样子就变了，一天到晚绷着脸，自然不美，你怪谁去。”

她把车子行李箱开了，抬起箱子往里塞，然后叫我上车，她开动了小车子，一直往她家驶去。美宁是我的同学。她的父母有钱，在郊区有小洋房，今年把我接了来住上一两星期，我真算沾了光，然而嘴上也不便道谢。

“你会喜欢我们的家。”她说。

公路上平坦得很，四周都是树木，树荫下偶然也露一点红瓦，是的，我想我会喜欢她的家。不过此刻我只觉得热得厉害。

车子开了三十分钟，我的表情是木然的。我不该到博物馆，我想，到博物馆去不过是看几幅画，什么画比得上他呢？况且博物馆常常会在那里等我，而他到底是走了。

我竟未尽力好好的珍惜所有的时间。

或者我知道他总要走的，所以也不必勉强了。况且他一点也不尽力，我有时候十分的讨厌他那种“既来之则安之”的态度。

美宁说：“你又在想他了。你一定是疯了，想那么久还在想，有完没完，你？记得那些信吗？你写信来说你已经找到一个男朋友了，然而不过是瞥眼间，又吹了，我的天，你一定很累。”

“不是吹了，是走了。”

“有什么分别？”

“如果吹了，我还有点主动的成份，奈何我总是被动的，他就这样子走掉了。”

“走了，不就算了，你这个人，大来大去，什么都看得开，”美宁皱起眉头，“就是这一样死心眼，你想，他也是走了，不想，他也是走了，这么明显的道理都想不通，你是怎么搞的呢？”

“骂吧。”我说。

“谁骂你？都为你好。”

“谢谢你，美宁。”

“我们隔壁人家有游泳池呢，如果你要游泳，我去打一声招呼。”美宁说。

“不，不要游了。”

车子终于到了，美宁停好了车，就有女佣人出来，替我提了箱子进屋。

一栋极其标致的小洋房。两层楼，一个小花园，这样的房子，想必不便宜吧？

“你要不要见我的哥哥”美宁问：“他是一个好人。”

我摇一摇头。“等一会儿好不好？我想先洗一个澡。”

“好，二楼，”她说：“我带你上去，你与我睡一个房。”

美宁拖着我的手，冲上楼去，不让我有休息的机会。

美宁一手推开房门，我看到一间小房间，布置得很好，一眼便知道是美宁自己一手装修的，两张小小的床并排放在一起。

“很好。”我说。

“你洗澡吧，我下去张罗点吃的。”

我在床沿坐了下来，其实我也不想洗澡，那一点点汗，早吹干了，房间里的空气调节真是凉快。我燃了一支烟，吸了两口。

又是一间太静的房间。

以往我住的一间房间，静得可以听见纸烟燃烧的声音。

每日深夜，我总是坐在一张很低的帆布椅子上，听唱片，听了一次又一次，然后才上床睡觉。我没有好好的利用时间，故此变得这么寂寞，如今我一个人了，名正言顺的寂寞下来。

我擦开了格子窗帘，往下看。二楼没有什么往下看的，不过隔了一个花园，我看了对面那家人的游泳池。一池蓝汪汪的水静静的停留不动，一个人也没有，也没有狗。

为什么这里一切都这么静？连美宁的父母都出门去了。

我躺在床上。

我想睡一觉，不然的话，大概我又得哭了。

美宁推门进来。“噢，你没去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又这样子了，你想做林黛玉？可真没这么容易，你没有那个本钱，快起来，下楼吃点心去。”她一把拉我。

我就是需要她这么一个人，一会儿找个机会好好的跟她谈一谈，或者可以松一下心里的气。

但是美宁的哥哥也在，我没了说话的机会。

美宁的哥哥比美宁高不了多少，有点胖，三十岁才出头，头顶已经秃了一片，很和蔼，一直笑嘻嘻的。五官与美宁很像，但是长在美宁的脸上好看，长在他脸上便有点滑稽相。

他对我与美宁都很殷勤，而且一直在介绍他自己：他刚从外国回来并没多久，什么科的博士，刚拿到文凭，找到了一份

工作。想回来娶老婆。

我记不得了。

我的毛病一贯如此，对于没兴趣的事情总是记不清楚。

对于一些该忘记的事又记太清楚。

早晓得他会在这里，我就不该来了。我不但失去了与美宁说话的机会，还得抽空来敷衍他，弄得脖子都酸了。每个男人看上去这么乏味。说什么那个人还是占据在我的心里。

我叹一口气。忽然之间客厅就静了下来，我有点不好意思，即使唉声叹气，也还得含蓄一点才是。

美宁的哥哥问：“谢小姐可是累了？”

“有一点。”我只好这么答。

“这里流行午睡，你要不要去睡一下？”美宁问道。

“好，”我说：“我睡一睡。”

美宁说：“晚饭我叫你下来吃。”

我问她哥哥点点头，告退了，我实在吃不消。真的吃不消。天下没有比敷衍更累的事情。

到了楼上，我用莲蓬淋浴，然后换了睡衣。

美宁上楼来了。

我问：“不是让我睡觉吗？”

“你睡得着？也不过是躺着休息一下而已。”

她倒是很清楚我。我笑了一笑。

“我哥哥怎么样？”她忽然问。

“不错。”我说。我还能怎么说呢？

“如果你要结婚，这是一个机会。”她笑说。

我看她一眼。“天下不会有你这种妹妹。”

“你不一直说要嫁人吗？我哥哥可是个好人，你可以相信

他，他是不会搅七念三的，保证对家庭负责，从一而终，怎么样？”

我呆了半晌。“将来自然有人嫁给他，他是不愁没老婆的，事实上男人都不必愁老婆问题。但是我？我想他不会喜欢我，我既抽烟又喝酒，日上三竿还躺在床上，身体不好，相貌不美，不会的，他不会喜欢我的。”

“你这种习惯可以改一改，你有很多好处，我是知道的。”

“你知道一个人的脾性是难改的，美宁，而且强盗扮书生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。”

“可是你又说想结婚，结婚大概并不如你想像中的浪漫，反正都是这样了，不如嫁一个可靠的男人。”美宁说。

“你喜欢我做你的嫂子？”我笑问。

“自然，我喜欢你，只怕你嫌我哥哥相貌平凡，但是平凡庸俗的男人，大半是好男人。”

我有点感动。

“是的，”我说：“奇怪的是，我老是喜欢那些不可做丈夫的男人。”

“听你的口气，仿佛真的“阅人已多”的样子，你也不去看人家门槛精的女人，一个个还作天真烂漫状。”

“那是她们过人之处，”我淡淡一笑，“她们是靠那个吃饭的，自然怪不得她们，至于我，何以会堕落到这种地步，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”

美宁笑。“什么叫堕落？我并不觉得，我觉得你自卑感太重，脸皮太薄，稍微一点事便自觉下不了台，这样子自然是吃亏的，索性嫁了人，百事不管，在家做黄脸婆，也是好的。”她又劝我。

我笑。“你哥哥是迟早娶得到好老婆的，你给我放心。”

“你看看，你当心一辈子嫁不出去。”美宁叹口气。

“我已经在担心了。”我笑。

“嫁不出去倒无所谓，你自己还得养活自己，只是每次看见你为那些莫名其妙的人哭哭啼啼，真受不了。”

“看开一点如何？”我苦笑。

“我看不开，也不敢接交你这个朋友。”她说。

“你觉得我看中的人如何？”

“不要说了，我不想提。”美宁说：“你好好的睡一觉吧。”

“怎么又叫我睡了？”我问。

“休息！”她说。

有她陪我聊聊天，说说话，时间容易打发了一点，这就是我要来的原因吧？美宁实在是一个好朋友，我很感激她，但是她帮不了我什么忙，实在帮不了。

我迷迷糊糊的睡着了，没多久就听见有人来叫吃饭，恍惚间我听见美宁下楼去了，我要起来，却身不由主，无论如何醒不转来，无奈只好继续睡，真的是累坏了。

朦胧间很有点不知身在何处之感。

我翻了一个身，还是睡了。

我醒来的时候是九点钟。

楼下在播音乐，我一身都是汗。我连忙起来，这还成什么话呢，头一天作客就错过了晚饭，太失礼了，我连忙换了衣服下楼。

下了楼才发觉忘了梳头，也没有法子，只好硬着头皮坐下来道歉。

美宁的哥哥一直说：“没关系，当自己的家里一样好了，你

要吃什么，我叫人去买。”

“不用的，”我说：“那么远，怎么敢当？家有什么现成的，就吃什么，真是不好意思。”

美宁笑着，佣人罢上了饭菜，我只好又连连的说不意思，说了七千多次。

看来这次美宁叫我来，真有一点其他的意思，不过即使有意思也是好意。我装着傻，假装不懂她。怎么可能呢，她的哥哥。

吃完了饭，我陪他们谈了一会儿，因为美宁这个胖胖的哥哥，我忽然之间觉得作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我真的会累坏。不过开了口，也就没太多时间想心事了。

我老是拿别人来与他比较，这是无聊的动作。如果他还与我在一起，可以这么做，此刻他就不晓得与什么女人在玩，我还想他，真是多余。

美宁说明天在隔壁游泳。

我说：“隔壁那层房子真大。”

“大？是的，住两夫妻与两个孩子，外国派来的不知什么官，中国人，没中国味道，太太带着孩子回去了，留下丈夫在此地，也不见人影，大半天花天酒地去啦，只剩下两个老妈子，一个园丁，排场也真够大的，汽车就有两部，同一牌子的积架，一部房车，一部跑车，又都是白色的，想想看，这种车子在此地是什么价钱！”

“你们派头也不小呀。”我笑了。

“去你的！”

“你与隔壁熟？”

“不熟，但是我们家女佣人跟他们的女佣人熟，开了花园

低门，过去游泳，不成问题。”

“给人家当场抓住了又如何？”

“从来没抓住过，”美宁说：“真碰了，难道还送官究办不成？”她格格的笑起来，“到底是邻居啊，我脸皮是够厚的，顶多招呼一声而已。”

我也笑了。

第二天她叫我去，我也就去了，不去留在家里，陪她哥哥说话？我没那个胆子。

美宁看我换了游泳衣，细细的看了一遍，她说：“晒得那么好，我还是雪白雪白的。”

“多好也没用，一下子便褪了，打回原形，有时候我真希望这种棕色不褪，爱情也不褪。”

美宁白我一眼。“什么都往爱情头上扯，我看你真是入魔了，不对劲。”

我不响，躺在帆布椅子上。

“别睡着！当心晒坏了。”

“你别一天到晚管着我好不好？像个妈妈似的。”我说。

“好好好。”美宁跳到水里去。

还是没有喜悦，我平平的躺着。一切都太意料中了，我不是求刺激的人，我只想有点意外。

甚至是意外死亡吧。

美宁温柔的问：“你又在想什么可怕的事了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我否认。

“你瞒不过我，你瞒得了父母，也瞒不过我，我太清楚你了。你应该结婚生子，要忙得透不过气来才好。”

我苦笑。她还在做说客。为结婚而结婚？我还没有到那

个年纪。不至于。

美宁叹口气。“我说的话，你全当耳边风，我过去看看哥哥，他不晓得在做什么。”

“快点回来，别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。”我说。

“得了。”她跳过了矮栅。

她是活泼的。她永远在等。我永远在怀念过去，这就是我们的分别，她是未来式的，我则是过去式的。

美宁啊美宁，你还是不了解我。我想恐怕没有什么人了解我的了。

我躺在泳池边，然后我感觉到一只狗走了过来，对着我喷热气。

我转过头看它，它充满了敌意，狺狺的吠着，一点也不妥协。

这是主人家的狗吧？它不认得我。如果美宁在的话，它或者会认得美宁。

我不敢动，我不是怕它，但是这么大的一条狼狗，如果无意中被它咬一大口，倒是很没有味道的。

我瞪着它，它也瞪着我。

然后，一个男人走过来，对它说：“坐下！”

它就坐下了。

我松一口气，从帆布椅子上坐起来。多没意思，美宁的好主意，叫我跑到这里来游泳，被人家的狗盯着瞧，我的脸涨红了。

但是我又不想装成理亏的样子。我尽量做得自然，我对那个人说：“好凶的一条狗。”其实那只狗并不算凶，它只是略为吠几声而已，并没有扑上来或是什么的。

那个人却怀疑我。“你是——”

“我是隔壁的。”我尴尬得几乎要钻地洞。

美宁跑到哪里去了？

“但是隔壁只有一个女孩子。”他笑笑，“我没见过你。”

“我新来的。”

幸亏这个人没有下逐客令，这大概是做女孩子的好处吧？做女孩子无论如何在这方面可以占点便宜，很少人会对女孩子大叫。

“要不要喝什么？”他问。

该死的美宁还没有来

“不了。”我很礼貌地说：“我已经享受够了，我想我该走了，不然你会赶我。”

他又笑笑，那种笑是奇特的，带点苍凉的味道。他似乎不大像一个快乐的人呢，但是他有一张相当好看的脸，一管鼻子特别挺，嘴唇抿得很紧，眼睛有神，眉毛很浓，他穿着白色的上衣，白色的裤子，一双凉鞋。

他说：“大家住得那么近，何必客气？”

我说：“我得走了。”

他站起来，替我找开了白色矮栏的门，我走过去，转头对他说：“谢谢。”

“不用客气。”他说。

我连忙走向自己的房间。我原不应该到隔壁去的，去做什么呢？自讨没趣，那个男人看见我走了，不晓得有多高兴呢。

我躺在房间里发闷。

美宁上来了，我白她一眼，不与她说话。

她说：“你怎么回来了？我还想去找你呢。”

“主人回来了，我不回来，赖在那里干什么？”我说。

“主人？谁？”美宁奇问：“怪了，我根本没见过隔壁屋子的主人，他是什么样子的？”

她问得这么天真，真好像完全不知情的样子，我便原谅了她，也许她真没见过他，今天是我的运气不佳。

“他可晓得你叫美宁。”我说。

“那不稀奇，我父母曾跟他们说起我，喂，他长得怎么样？说来听听，算不算奇遇？”

“我的美宁，天地间有那么奇遇，倒好了。”

“喂，别卖关子好不好？他怎么样？”

“三十五岁吧，长得不错，一张脸很冷漠，但倒还客气，都是你，叫我碰了个不大不小的钉子。”我说。

“没关系，反正是邻居。”

“下次你也别去贪这种便宜了，没的叫别人看小了。”

“无所谓，我说过，我的脸皮绝对够厚，不成问题。”

“美宁，你看你这口气像什么？像无赖小子。”我说。

美宁说：“多笑一点，这年头，我告诉你，不开心白不开心，明白吗？”

“哲学家，我明白了。”

晚上她的哥哥硬要叫我出城观光，我真的不想去，奈何他们俩兄妹实在热情，死拖活拉的把我叫去了，他们挑了一家夜总会吃饭，我又没带什么好衣服，可以说是万分尴尬的。

美宁好像存心要我出丑，硬要我与她哥哥跳舞，我几乎有点恼怒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早晓得她哥哥在这里，我根本不用来，来也不必省旅馆钱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把我当粉头办？如果不是多年的老朋友，我一定翻脸了。

我说怎样都不肯跳舞。

我说：“我穿着长裤，不雅。”

美宁还想说什么，我索性道：“我不舒服，要回家了。”

美宁总算是我多年老友，看出情形不对，也就不说什么，结帐回去了。

在车子里我不发一言。

美宁太不应该了，她这次根本不是邀请我来渡假的，她叫我，是为了替她的哥哥找老婆，居然看上了我。

我不是看不起她的哥哥，但是这种人，怎么可能是我理想对象！如果我随便到这种地步，也不必寂寞了这些日子，我要找的不是丈夫——天下没嫁不出去的女人，我要找的是伴侣。

我很不愉快。

美宁如果有心要做这种事情，也该通知我一声，好让我有个心理准备。我想我会提早离开，一个星期已经足够了。我是怀着希望来的，我希望真正的把精神松弛一下，却不料又碰到这种烦事。

回家我一言不发的睡了。

我是一个极之喜怒形于色的人，美宁应该看得出来，所以她也讪讪的睡了。

这件事她是做错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为了要避开他们，我一个人跑了出去。

没有车，这一条公路是交通不便的，反正我也没有目标，就一个人逛着，看看两旁的车，草，花，倒也悠然自得。我把昨天晚上的气消了一半。

算了，我想，美宁也是好意。

只是她不晓得我也有点傻脾气，不肯接受这种莫名其妙